

◆ 阿占专栏 词与物

◆ 信笔扬尘

◆ 小说世情

落榜生的夏天

阿占

这是许多年以前的事情了。数学考试的时候，我坐在教室里，不到15分钟就答完了卷子。大部分选择题我都选C——正确答案是C的概率更大，这是所有艺术生的脑残共识。

当时的艺术类考生，高二之后就不再上数学课了，数学成绩不计入高考总成绩，这对发散型思维的人来说，是天大的救免。高考时，数学专场变成了一种游戏，我只需选“C”以保证自己的成绩在10分以上不致太丢人即可。按规定，开考后15分钟才允许交卷，第16分钟，众人纷纷起身离场，那大约是艺术类考生最潇洒也最解恨的时刻。

高考让人憎恨，可不考又如何呢？十八九岁，所有关于远方的梦想只能通过高考来兑现。一个分数可以把我带到远方，一个分数也能把我留在原地。原来的生活不好吗？远方的生活一定会好吗？谁也不知道。

那一年夏天，我所能知道的是，落榜生几乎失去了季节赐予的全部绚烂。从得知没有考上的那天起，我主动洗碗的次数明显增多，并在家庭聚会时伴装忧郁。事实上我的确有些忧郁。游泳不再呼三喝四地去，而是一个人默默地穿过梧桐树的密荫，穿过知了的啦啦。从菜阳路到一浴，大约一公里的距离，游人拥挤，摊贩热闹，我于当街却感到了空茫与孤独。

其实我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沮丧。1990年代初期，美术学院没有扩大招生之前，艺考是面对面的角斗场，拼命抢夺的独木桥——不，铁丝绳！全国招生的211院校，每个专业每省只取一名，夺不了魁，就是落榜的命运。那些艺考八年的，不是传说，圈里从来不缺“老青年”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我就是感觉自己一夜之间老去了。

复读开学之前，父母跟我进行了一次深刻谈话。父亲戴着花镜，坐在沙发上看我的“保证书”。不久前，他刚刚发现自己的眼睛花了。母亲坐在另一张沙发上。家里很安静，可以听到隔壁邻居家传来的电视广告声。我第一次长时间地注视父亲——因为戴着花镜，强壮的他露出了一丝颓态。

与父母的关系，在那次高考落榜之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之前，我们亲密，在彼此的对抗中。我们相爱，在无休止的争吵中。我们牵挂，在我摔门离去的瞬间。之后，我们沉默，在彼此的体谅中；我们焦虑，在彼此的掩饰中……

大学毕业以后的第17年，我到中学时代经常光顾的美术用品店，做画框、绷画布，补充几管冷色系油画颜料和一把大号的刮刀。刀是木柄的，刀片上没有刀刃，我却感到了手握冷兵器的冲动。老板没换，只是早已不记得我了。背着画夹的少年进进出出，年年岁岁，流水一样，没有谁特别值得被记住。

现在，一到高考季，我还是有种剑拔弩张的感觉。满城的焦虑，满手机屏的焦虑，我也跟着满心焦虑起来。这种焦虑让夏天的明丽大打折扣。父母们守在各大考点的周围，在阳光的炙烤下伸长了脖子。须知道，成人世界里的焦虑是按照乘法计算的，他们的夏天比考试的孩子更加不堪。



阿占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一级作家。出版文学作品十余部，小说与散文作品发表，转载于《中国作家》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新华文摘》《芒种》《散文海外版》等报刊，获得百花文学奖、泰山文学奖等奖项。

我很少能见到母亲做蛋炒饭。平日里，当我醒来时，母亲已经把饭做好，端到桌上了。米饭衬着金黄的鸡蛋碎，缀着火腿肠块，堆出小小的山尖，一缕缕的香气就像山上的云烟，悠悠地飘进我的鼻子里。美好的一天，从舌尖上的鲜美开始铺展。

当然，我偶尔是能见到的。为了赶车，六点就要起床。母亲已经在厨房里，用炊具奏出了一段并不响亮却也不失丰富的交响曲。把食材备好，土鸡蛋、葱花、昨日的剩饭、蒜末，在油锅烧热后，倒入猪油，煎鸡蛋，翻面，切成小块，盛起来备用。倒入米饭，翻炒几下后，放入鸡蛋一起炒，不多时便做好了。

正因此，我常常觉得母亲和我并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时间维度里。在我还处于黎明时分的慵懒时，母亲的时间已经进入到了昂扬振奋的上午。而蛋炒饭就是让我步入母亲的时间台阶，如一条温暖而香甜的通道。

事实上，母亲的手艺，是跟外婆学的。

妻子有一箱不寻常的“陪嫁”，里面装的既不是金银首饰，也并非古董字画，而是满满一箱子挑花鞋垫。

这些鞋垫全是丈母娘一个人亲手所纳，最久远的一双距今足有四十年，当时丈母娘还只是刚进门没多久的新婚媳妇儿。那时候在乡下，每逢雨雪天气、农闲或是入夜亮灯时分，关系不错的女邻居们抱着筐箩相约到一家，围坐着一边闲聊一边纳鞋垫。圆圆的筐箩里，盛放着剪刀、布料、针头线脑、顶针、鞋样儿……

纳鞋垫之前，有几样准备工作。一是挑出鞋“样儿”，等同于参照模板；二是工具，圆筐箩里的一切随时都可能用到；再就是准备布料。物资匮乏的年月，藏在鞋垫里面的底布，基本都是旧衣布料，后来物质条件改善，里外才用上新布。这七八层底布，须用凉米糊一层一层紧密地粘在一起，自然晾干以后，再于表层粘上整块的净色新布料。选择净色布面，主要是为了绣字绣图案。表层处理好之后，用窄窄的布条围着边缘，密密匝匝用针线滚一圈边儿。

最耗时间、最见功夫的要数在鞋垫面层绣图案了。有人猜测绣鞋垫如同十字绣，它的工艺做法跟十字绣并不相同。十字绣是有针脚图案的，照葫芦画瓢即可；而绣鞋

挑花鞋垫

左求文

垫，一般是用粉饼在面布上勾出简单的轮廓，怎么走针、图案怎么合拢，多半靠头脑自行组织。绵密的十字针在鞋垫面层跳跃，胸中无丘壑是办不成这件事的。所以过去人们常说，会绣鞋垫的女人足见心灵手巧，而不会绣鞋垫的甚至很难嫁出去。女人们坐在一起绣鞋垫，既相互交流，也争强好胜，都想出奇出巧拔一个头筹，因此小小一方鞋垫，也藏着相当有意思的精品。

出现在丈母娘鞋垫上的图案五花八门，有鸳鸯，有鲤鱼，有牡丹，有云纹，有双喜字，也有胖婴儿，寄托着那时人们向善向好的心灵；文字亦多种多样，有步步高升、前程似锦、四季发财、平安幸福等吉祥话，表达着对生活的无限热爱，也有百年好合、永结同心、喜欢你等字样……丝线则以红色、粉色、紫色、蓝色居多，间或也有黄色、嫩绿色，根据图案需要巧妙用线。民间艺术的绚烂多姿，在绣鞋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丈母娘绣鞋垫的时候，多次因为打瞌睡，不慎刺破手指。即便如此，下次她依旧会端出筐箩，继续劳作。如此延续多年，绣鞋垫也有所成。

2008年我和妻子结婚，丈母娘挑出三百双鞋垫，五双五双用细线连在一起，一只

只鞋垫叠码起来就像一双厚鞋垫，打开又是几方连续的艺术品。她将这些五彩的鞋垫作为陪嫁品送给了我们。这么好看的鞋垫，每年过了梅雨季节，晾晒的时候我们会顺便观赏一番，平时束之高阁，根本舍不得踩在脚下。对于我们来说，这不只是鞋垫，而是珍贵的纪念品。

2011年后，丈母娘离开农村帮我们带孩子，不再纳过鞋垫。看着摆在眼前的作品，丈母娘饱含深情地来回摩挲着这一双双鞋垫，感叹道：“以前老一辈儿都会纳鞋垫，现在我年纪大了，眼睛看不清脚垫，再也无法做这种细活儿了。你们小辈的又不感兴趣，以后恐怕少见了。”

“那这些鞋垫，就是姥姥留给我们的‘传家宝’！”天真无邪的孩子接话道。

孩子说得没错，时代在变化，许多传统的民间艺术面临着危机，成为越来越冷门的存在。就如同这琳琅满目的挑花鞋垫。如今人们上街花几块钱就可以买一双机器制作的普通鞋垫，垫在脚下同样舒适，谁还有耐心，用上几天时间甚至一个多礼拜只为纳出这么一双带纹案的鞋垫呢？

我欣赏着箱子里一排排鞋垫，越看越喜欢，由衷地赞叹：心灵手巧的人们，一针一线绣出了五彩斑斓的艺术杰作。



动与静
孙世华 摄

◆ 人间小景

父亲的饭钱

王明新

那一年我们村只有我和二妮考上了县中学，既是学校要求，也是因为离家太远，我和二妮都住校了。每个月我和二妮都要回家取一次生活费，我的生活费有我娘卖鸡蛋、卖青菜的钱，菜是我娘在地头上种的，豆角、丝瓜、茄子、西红柿，零零星星的都不多；主要还是我爹卖土豆的钱，我家有个很大的地窖，我们家种的土豆都储存在地窖里，隔一段时间我爹就挑上一担去十多公里外的县城赶一次集。

因为路远，我爹每次去赶集都顾不上吃早饭，天还很黑就上路了，卖了土豆才能在集上买两个馍馍吃，每次我爹都是干吃，连碗热汤都不舍得喝。这事是一个邻居给我娘说的时候我听见的。

有一次我感冒了，浑身酸软没劲，就没回家取生活费，我爹叫二妮给我捎信，星期天让我去集上找他。二妮本来该星期天下午回校的，为了给我捎信提前一天回来了。星期天一大早起来，下雪了，我有点犹豫，因为我不知道这样的天气我爹还会不会来赶集。如果我爹不来，这个月我的生活费就没了着落。当然我可以找二妮

借，但二妮家也不比我爹家强哪去，她哪有多余的钱借给我啊？想到这里，我看雪不是很大，就冒雪往集上赶去，希望能在集上找到我爹。谁知道，开始的时候雪不大，我没走多远，雪开始大起来，而且越来越大，好几次我都停下脚步，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发呆，犹豫着是往前走还是调转身回学校，因为这样的天气，赶集的人肯定不多，我爹也不可能来卖土豆，卖给谁啊？可是，想到这个月的生活费……这样走走停停，后来我还是下定决心去集上看看。

县中学离那个集有好几里路，到了集上，果然有点冷清。我一边泄气地往集的西头走，一边骂这该死的鬼天气。卖土豆的地方在集的最西头，走着走着，我看见我爹挑着土豆，扁担吱吱响着从西边朝我走过来。我爹头上身上都是白的，怕土豆冻了，土豆用被子盖着，被子上也落了一层雪。我一听扁担的响声，再看被压弯的扁担和我爹弓着的腰，就知道土豆没卖出去，这种天谁肯冒傻气往集上跑啊？看见我，我爹歇下担子，喘了口气，从怀里掏出5块钱说，今天土豆一个也没卖出去，

只好先给你这5块钱，等下个集再说吧，下个集你还来集上找我。

接过钱，我说了声好，就往学校跑，我怕耽搁了上课。跑了几步又回回头来给我爹说，下大了，你快点回去吧。

跑了一会，我停下来回头看看了看我爹，我爹挑着担子往集外我们村的方向去了，沉重的担子压在爹的肩上，我爹斜着身子，腰弓得更厉害了，身影一点点离我远去，渐渐在风雪中迷离，消失……就在那一刻，我的眼睛瞬间湿了。

又过了一个月，我回家取生活费，这也是这一年我最后一次回家取生活费，因为还有不到一个月学校就放寒假了。我娘看见我说，这个月你咋过的？你爹让你去集上找他你咋没去？我说，我考试考得好，学校给了我奖励，钱够花的所以就没往集上跑。我娘开心地笑了，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说，上次下那么大的雪，我说不让你爹去赶集了，他偏不听，结果怎么样？一个土豆没卖出去，担子来回一般沉，你肯定也没从爹手里拿到钱，幸亏他走的时候我给了我他5块钱，要不回来回都挑着土豆，20多公里他连一口吃的也没有。

◆ 山河故人

蛋炒饭

田莉

母亲小的时候，家里特别穷，母鸡下的蛋全拿去换米，只有在母亲过生日时，才能吃到一碗黄灿灿的蛋炒饭。到了那天，她就站在灶台前，一动不动，从外婆敲破鸡蛋开始，仔细地瞧着，看她如何将一碗米与一枚蛋变成一碗金灿灿的蛋炒饭。待到馥郁的香气迅速填满了灶台的每一条缝隙，母亲不顾烫手，把蛋炒饭端到桌上，大快朵颐。或许是母亲天资聪颖，只看了一次，就已经能独立做出蛋炒饭了。虽然没有鸡蛋，但沾了点油盐，总比大白饭可口。

如今，物质生活条件极大地丰富，无须为了一枚鸡蛋惹出一场哭闹，母亲甚至在院子里专为我散养了几只母鸡，留着下蛋。“土

鸡蛋的营养价值高”，她很吝啬，只让它们去草地上找虫子吃，而那热乎乎的鸡蛋似乎确实有着更鲜美的味道。在我快中考的时候，每天早上都是一碗蛋炒饭，母亲还会多打一个鸡蛋。看着我吃完后满嘴油光的样子，母亲笑得像是一块鸡蛋碎，金灿灿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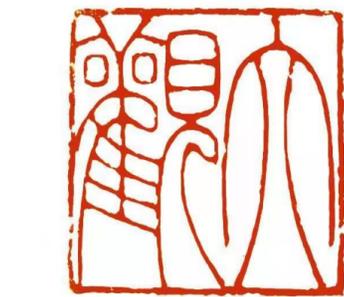
不过，上高中后，我突然变得挑食了，宁愿不吃饭，也不想吃蛋炒饭。或许，是看着身边的同学早饭吃的都是汉堡牛奶，或煎饺、手抓饼，而蛋炒饭太过普通了，于是我青春期的叛逆与攀比心理被隐隐地刺痛。母亲瞧出了点苗头，便对我说道：“你现在看不上的蛋炒饭，是我小时候一年才能吃上一次的美食。”蛋炒饭从原料到做法，乃至滋

味都很平凡，但正是这样的平凡，让它成了中国人的餐桌记忆一枚共同的印章。从贫困到富强，蛋炒饭一路陪伴着人们，它不只是一碗饭，更是一种艰苦奋斗的积极向上的精神象征。“你看它，金灿灿的，这是多美的颜色啊。”母亲深情地说道。我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，那被我主动缩小的胃口终于重新张开。

成年后，走了更远的路，我才知道炒饭有很多品种，虾仁、咖喱、香菇肉丁等，它们让我的舌尖一次次获得愉悦的刺激。但能让我在忽然之间开始想念的，还是母亲做的蛋炒饭，它的味道远没有店里卖的鲜美，可它所承载的温情，却足以浸染岁月的底色。

遗憾的是，我大学毕业没多久，母亲因病永远地离开了我。我记不得哪一碗蛋炒饭是母亲最后一次做给我吃的，而在母亲去世后，我再也没有给自己做过蛋炒饭吃了。

母亲曾说，这世间的美味，有时只需要一碗米饭和一个鸡蛋。我想，这世间的欢笑与泪水，有时，也只是一碗蛋炒饭之中。



买房

徐有三

如果不是因为这次买房，老纪还荡漾在幸福的和风里。我老纪终于活出了人模样，名下商品房一套，县城中心地段；手握一笔存款，六位数；儿子争气，海归，聘在省城一家事业单位。再干三年就回老家县城养老，到时钓鱼打麻将，优哉！美哉！

可老纪的幸福很快戛然而止。他的身份信息不知怎么落入省城一些房产公司手里。“纪先生，某某楼盘马上开盘，感兴趣吗？”“纪先生，某某小区房子优惠促销，来看看？”电话来得多了，他抱着看热闹的心思，坐上中介派来的车子，权当观光。老纪往售楼部一坐，年轻的礼仪小姐大叔长大叔短地问候着，端茶、上水果、递烟点火，老纪很享受。

看着看着，老纪的心开始晃悠，眯眼看存款，65万的数字在慢慢缩小，然后蒸发了。他一个冷战，紧握存折的手在冒汗。

他萌生了在省城买房的野心。可是，他看中的房子，65万都不够首付。他突然感觉十五年前的那个穷光蛋又回来了。

其实在老家县城买房之前，老纪的生活平静又幸福，他在乡镇文化站上班，收入稳定，妻儿老母在乡下，三亩地，收成不赖。

为了儿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，妻子提议在县城买一套学区房。那时有10万存款，亲戚朋友同事借个遍，凑足全款38万，小三居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房。

他挤进了城。可债务像一座大山压着他。母亲寝食不安，儿子28万的债务像个天文数字，她怎么也数不过来。

父亲在他刚进初中时病逝了，母亲从亲戚邻居那东挪西借一百多块，安葬了父亲。那年三个舅舅果断歇业，耕地种田，维持着家里唯一的弟弟读到中专。

母亲心疼儿子压力大，去镇上一家废品回收站打工，分类归置废品，每小时五块钱。起早贪黑，每月能挣千元，母亲很高兴，似乎望见了儿子松绑的那一天。

两年后的一天，母亲在搬一堆锈铁丝时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手腕被锈铁划了一道深口子。老板怕出事，当天结算了工资，辞退了老人。几天后，伤口感染，他带母亲去了医院，清创杀菌消毒，前后一个月母亲才彻底康复，花了近万元。从此，他再也不敢让母亲出去做工了。

捉襟见肘的日子，妻子抱怨：“儿子就要上初中了，人家这个兴趣班那个提高班，你家儿子只能眼巴巴看着，到时候能上重点高中吗？能上大学吗？”没钱的男人真窝囊，那时的心酸、无奈。一套房就把他榨成穷光蛋。

辞职，下海！人到中年，他突然鼓起勇气要开始不一样的人生。他难过了好久，毕竟文化站是公家单位，安稳。

因为擅长策划文案，他很快在省城一家广告公司找到了工作。工资翻倍，除去家人生活开销和儿子的补课费，年成好能攒十万。为了节省开支，他住在单位楼梯间；常年面条大白菜，煮一个鸡蛋算打牙祭。

四年时间，他就把家里的饥荒了结干净。

无债一身轻，他开始规划提升生活品质：把乡下母亲的住房改造一下；每年抽几天时间带妻儿老母外出旅游一次。

可是，没等他的规划落地，母亲突然去世。他很后悔，母亲没有享到福就走了。临走前一天，她还在给包田大户拔草。那天赤日炎炎，田水发烫。

随着儿子上了大学，老纪的规划彻底搁浅，因为儿子有了出国留学的意愿。

最终促使老纪下定决心在省城买房还是因为儿子。儿子已奔三，相亲认识一女孩，感情挺好，那女孩明确表示不想租房结婚，为此，儿子很沮丧，当着老纪的面说，他不再相信爱情，大不了光棍一辈子。

儿子的话如一记猛拳击打着老纪的心。考虑到将来有二孙的可能，老纪选中一套大三居，首付120万。55万的缺口，月光族儿子指望不上，老纪想到老家县城的房子。

一番打听，县城老房子卖不上价，因为新开发的房型设计合理，停车场、绿化、楼间距都是一流的。只能贱卖了。

中介天天来电话说，赶紧买吧，疫情过后，为了刺激经济，大城市的房子还会有一波的涨幅。同事说，买房下手要快，拖一天是一天的损失。儿子说：“把你们的养老房卖了，老了住哪？”老纪说：“老了回老家，住奶奶的老屋。”

县城的房子很快脱手，和当年的买价持平。妻子闷闷不乐：“早知道这样，两年该卖，那时能多卖十万。都是命，我们逃不出穷命。”“那就认命吧。”老纪说。

可是首付款还没凑齐，还差小20万，老纪又开始找亲戚朋友同事借钱了。奋斗大半生，一夜到原点。眼前高楼大厦耸入云霄，老纪久久凝望着，时已入春，风从楼隙旖旎吹来，他却蜷缩成一团。